濂洛關閩書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濂洛關閩書

(三)

張伯行集解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一

程子

性善第十七　此篇詳論心性。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卽所以希聖也。凡四十四章。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性者天所賦。人之理也。忠不欺也。循此實也。人性皆善。不知其理。則有能履其事而不可以言學。誠知之矣。而又以忠信爲本。將閑邪存誠。表裏如一。乃能進德而修業矣。知性善則知之明。主忠信則行之實。二者皆爲學之大端。故曰先立乎其大者也。舍此則所學非其學矣。可不察哉。○程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此言形氣之用有限。而神明之運無方也。○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天之生人卽予之以知識。未嘗不全具也。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之類。其蒙者則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猶人之寐而未覺也。聖人明倫理。制禮義。行教化。以呼而覺之。斯可以不蒙矣。所謂使先覺覺後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程子曰。退藏於密。用之原也。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也。體也。至感而遂通則爲用矣。然體立而後用行。故體者用之原也。○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天下事物之理會於吾心。故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以有己之見也。有己則自私之意生。自私則視

天下之事物皆紛然萬殊而與吾心全不相屬宜其難一也故學者必以去私爲要務也○或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程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性一也而不能無偏蔽者則皆氣稟爲之也蓋專言理則賦予之初吾性本無不善兼言氣稟則有生以後清濁遂多不齊也○程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人心苟出於私則所言所行皆反乎理道之正而諂曲邪佞之態紛紛畢出是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其不仁孰甚焉故欲求仁者不可以不去私也○程子曰感而遂通者感非自外也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感雖在外而所以感者心也則非自外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斯哉○程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自慊者仰不愧俯不怍內省全無毫髮之疚此心便與天心相合而無閒若有一毫不慊即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程子曰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沈則不浮靜則不躁此等氣質最爲收斂近實故於受學爲易此即重威固學之意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或曰窮理知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程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理備於性性命於天本出一原而功亦無二致者也或人不知而以知屬窮理仁屬盡性聖人屬至命抑知能窮乎理則性命俱在其中非謂窮理者一事盡性者一事而至命者又一事也安可執其立言之次第而強爲區別哉○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居存於心也行發於事也正中正也和和平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私行之以和則可無徑直之患○程子曰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

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自內得者理義也。而有淺深之分。自外來者物欲也。而有輕重之殊。故人之心於道義重者則視外物必輕。其造理深者則於嗜慾必淺。此理欲之介勝負之分也。○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知者心之靈覺也。人爲萬物之靈。故其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之私。則昏昧不明而天理之具於心者已不復存矣。然則存理遏欲以復其本明之體者。又烏可已乎。○程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琴一物耳。而心不在。則彈之不成聲。是琴亦可以禁止人之邪心也。蓋凡人心苟不存。將見之於事爲之間者皆失其正。故學者存心之功所宜亟亟耳。○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人性皆善。故堯、舜、禹、湯之爲君。伊尹周公之爲相。孔子之爲師。皆能各盡其性以至於聖人。若果惡耶。則豈能反其性以爲之哉。觀聖人可以知性善之論矣。○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人心出於人欲之私。故危而不安。道心出於天理之正。故微而難得。二者相乘。或天理陷於人欲之中。或人欲滑於天理之內。所以貴於精一也。精則察之明而無所疑。一則守之定而無所雜。然後能得乎理之中者而允執焉。所謂中者至當不易。增一毫則過。損一毫則不及。極至之謂也。○程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權。機變也。賊亦害也。凡人多權者必流於變詐而少眞實之意。故害誠。好功者每喜於建立。不顧事理之安。故害義。取名者常溺於聲華。必多剽竊之弊。故賊心。人若有是三者。將心術不正。行事多乖。日趨於小人而不可返矣。不亦深足惜哉。○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怒在理者。因其可怒而怒之耳。故無所遷。若動乎血氣。則任己之私。將有怒於甲而移於乙者。其悖理也。豈顧問哉。○程子曰。無

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者實理充滿而無一毫僞妄之雜。天道之本然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則戒欺卽所以求慊。乃思誠之功。固其次矣。人可不由其次以進於誠哉。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出於天。本乎理也。理無有異。才具乎人。出於氣也。氣則不齊。惟氣有清濁。故才亦因之。才之清濁或有善有不善。而性出於天。豈有不善哉。人苟有以自矯其氣質之偏。則濁者可清而亦無疑於性之善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性命於天。具於人本無不善也。然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不備。氣有清濁厚薄。未可強齊也。然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不達乎天命之本然。故不明。蓋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原不相離。判而二之。則非是矣。人能明善以復性。則氣稟又烏得而拘之哉。

○程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守。防於外也。執。持於中也。守之必嚴。則外之邪無從入。執之必定。則中有主而不遷。然後心存而理無不得也。稍有不嚴不定。便怠惰縱放而中之所存者亡矣。此卽孟子操則存舍則亡之意。

○程子曰。得與不得。須於心氣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之爲學。得與不得。可於心氣閒驗之。蓋學必原於思慮。如思慮至貫通之候。暢於心。達於氣。沛然而裕如者。此實有得於中者也。若心勞氣耗。而無從容恬適之象。則實未嘗得也。皆強爲揣度者耳。蓋自然之與勉強。其致雖殊。亦視學人之用功何如耳。

○程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無人已之分。故其心同。私則有彼此之見。故其心異。然天之所以與我者本至公而大同。是同者天之心也。至於私而異。則溺於人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以收斂此心亦若所謂敬以直內者。然滅天理。絕人倫。其於方外之義何有哉。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滯則病其枯槁。通則流於恣肆。名爲大自在。而其實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知終。時止時行者。其敬義兼盡之理於易固已備言之矣。彼釋氏何足以語此。

○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西北隅。謂幽暗之地也。古人戶在東南。故以西北隅爲幽暗之地。人能內省不疚。無愧於屋漏。則心寬平而體舒泰矣。此謹獨之效也。

○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定則專而靜。故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蓋重以舒也。若不定則所謂躁人辭多者。安得不輕以疾乎。

○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易卦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爲動以天。言人惟動而純乎天理。乃能無僞妄之參。若動以人欲。則天眞漓而有妄矣。天人之間不可不愼也。此無妄之時義所以大也。

○程子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亦若能造其域。其視乎久於仁而不息者。所見規模亦略相似。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非可以一例觀也。

○程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者人之神明。原無不活。惟爲私欲蔽錮。故滯而不通。若無私欲則虛靈而活。由是窮理處事。自然周流無間而非一隅之所能滯矣。此操存之功爲不可少也。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志者氣之帥也。氣者志之輔也。故惟以志御氣。

則志爲主而氣聽命焉。然後視聽貌言悉協乎哲謀。蔑以而無一不治。若恃氣而往。而志反爲所役。則耳目四肢莫知所指。安得不潰亂乎。夫氣役志者忿慾也。凡人以忿慾勝志者所在多有矣。志御氣者義理也。能以義理勝氣者曾有幾人哉。甚矣人當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也。○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仁義根於心。然後仁義之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豈襲取所能致哉。○程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雞犬者也。不當樂如淫聲美色榮華驕奢之類是也。當樂如樂道樂天是也。不當慕如慕富貴慕好色之類是也。當慕如慕聖賢慕道德是也。夫學貴於思。不思則不知輕重之分。舍其當樂而樂其所不當樂。舍其當務而務其所不當務。如知求雞犬而不知求放心。此其惑之甚者也。○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養心在常存以敬。豈必閉目靜坐而後可以養乎。必黜已之明。屏物之接。是有心於息思慮而思慮終不可息。且將爲心害矣。烏能得其養哉。故學者不當用強制之功而貴有操存之學也。○程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心無私欲則瀅瑩無蔽。凡事物之來自不能惑。其有所惑者欲蔽之也。然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爲哉。外物之投此心。一有所向便失其瀅瑩之體而無非欲矣。欲其不惑也得乎。○程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舍則去。思之弗熟也。人心有思所以爲窮理之要。然泛騖而無功。不若專精而守約也。守約則思之精熟。此理常流通於心。若其思之則來。舍之則去。亦終於扞格而已。此皆由於思之弗熟而不能守約所致也。○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

羞惡也哉。程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盡其心者全體無缺。大用畢賅。四端在我。而出之裕如。無往不得。故一盡則無不盡。若謂有惻隱之心而盡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羞惡。必待其觸發而後一一盡之。則心之不得其盡者多矣。烏乎能盡哉。○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天難矣。心者所以具乎天德者也。天德如仁義禮智之類。皆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至天又德所從出之原也。人苟不能自盡不心。則於吾身之天德。皆無以實知其理而踐其事。又安能知其所從出之原乎。故盡心由於知性。而知性即可以知天也。○程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理義自得於心。則德有諸已矣。故自得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焉。理義自信於心。則知無不明矣。故自信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何疑焉。○程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當其可之謂時。天下之事物莫不有理。而理有因時之宜。能隨時以觀理。則經權常變。各協其宜。而天下之理皆自我而得矣。○程子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人性本善。故自性而行之則皆善。開天明道之聖人因其本善之性分爲五常之德而明之。曰仁義禮智信。蓋以仁義禮智信之德隨感發見。施之不同。故爲五者以別之也。然合而言之。五者皆性之德。即皆率性自然之道。別而言之。五者皆性之施。亦皆泛應曲當之道。若舍此而行。其爲悖性悖道孰甚焉。學者愼毋自棄於聖人也。○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心不一故物欲間之。若能純一其心。則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心

不盡故欺罔乘之若能自盡其心則勿二勿三是之謂忠誠也忠也存於中而無不一無不盡以爲感通之本是之謂孚見於事而一其心以無僞盡其心以無詐以爲順應之施是之謂信誠忠孚信各有其義學者宜致思焉○程子曰人之學不進者是不勇也進學之事必觀其人之志氣志氣奮勇則日進而有功今之學不進者總由不勇故耳豈能自誣其責乎

養心第十八 凡二十六章

程子曰養心莫大乎理義心者人之神明一爲物欲所蔽將不得其養者多矣惟順理之正安義之宜則此心泰然絕去私累而從容恬靜無適而非理義之流行矣故養心莫大乎理義也○程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稟質不齊惟元氣會合清明純粹值此而生者獨得其靈則爲聖賢此之謂天亶生知安行之姿閒世一出者也○程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而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性者命之於天人與物共者也由其性有蔽塞則爲物能通其蔽而開其塞則爲人此人物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氣稟不齊亦不能無蔽塞者故由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彼塞者昏濁之甚牢不可開矣而蔽之有厚薄者開之亦有難易學者若能什百其功以化氣質之昏濁而進於清明則義理昭著豁然開悟由是而達於天道與聖人爲一不難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蓋性卽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卽有是氣以成形心卽形之載理者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吾心旣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

感而動。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動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尙於性情加之意乎。

○程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是我心未嘗有不善也。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卽聞。是我心惟知有善也。此皆敬爲之也。敬則心主於一。自無他歧之惑。故善與不善。遇而若忘。善與善遇而自入也。

○程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閔。憐惜也。萬物皆備於性。故莫有大焉者。能盡其性則爲大人矣。若小人者非性小也。由其不能察識擴充。自溺於小而已。聖人盡其性者也。見人之自溺其性。安得不閔之乎。

○程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忘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邪說固害正道。然終不能勝正者。以人心秉彝之良。是是非非不可得而泯滅也。但邪說之害。足以惑亂人心。故孟子於楊墨必推其弊至於無父無君。辭而闢之。無非爲人心計深遠也。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牿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牿。械也。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矣。故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正良知良能發見時也。儻能培養而擴充之。化旦晝之所牿一如其夜氣之所存。而清明之本體無少閒斷。則充其良知將無不知。充其良能將無不能。於以至於聖人不難矣。

○程子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身有耳目口鼻四肢。遂有己私之欲。惟能去其己私。然後合乎天理之公。否則私日勝而道日違矣。尙能與之一哉。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程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

之心如明鏡。如止水。赤子之心純一無僞。故發而去道不遠。若聖人之心則與道爲一。虛明瀅徹。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物去不留。非但如赤子不遠而已。此所以異也。○程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己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致、極至也。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學者進德之造端則自忠恕。而及其至。則公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程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閒居之時稍有倨肆。此心便至怠慢。無所檢束。故吾人入德。當以主敬爲先。凡容貌言語之閒必恭必謹。無時無處不然。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是然。其所爲敬者。亦優游涵養。使吾心常惺惺然。不至於外馳而已。若十分拘迫。則反多所苦。而不能漸漬以入德矣。夫子之恭而安。自是聖人地位。學者但能純乎敬。不少閒斷。將此心常存。亦自無拘迫之累。此則由勉以幾安之學也。○程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於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佛氏之學不過守其虛無寂滅之體。便自謂見性得盡。而全無窮理格物之功。故遇事物皆惘然一無所知。其於性之有哉。又何實得○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也。君子之學以格物致知爲先。必事物之理無不明於吾心。而後見之於行。是非好惡各當乎理。而異端不能惑。苟知之不眞。則中心無主。勢必流蕩忘返。遂有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其悖於理甚矣。雖有尾生之信。適以見其偏而已。何足貴哉。○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爲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人心譬如穀種。渾然在中。其涵生之性則爲仁愛之理。至陽氣之發動萌芽處。乃惻隱之情也。○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意之存主處爲志。志之發動處爲意。至發之當不當。則理與私分焉。故人當持其志。而又不可不誠其意也。○程子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應之。雖不中不遠矣。人之應事接物。全視乎心。此心當天命之始。卽具健順五常之德。本自大中至正者也。學者惟能操存涵養全體此心。則雖於學問有所未盡。而事物之來不可不應者。皆能本此中正之心。各隨其分量以處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若不能體此心而欲以應事物。其不至於乖謬者幾何哉。○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此辨恭敬之名也。恭。端莊。敬。謹恪也。發於外者。辭氣容止端莊而不輕慢。則謂之恭。有諸中者。心思志意謹恪而不放肆。則謂之敬。然必中實有是敬。而恭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敬始有所持。則內外之閒。又交相養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人之心。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而已。具衆理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萬事也。然此亦觀其所見如何耳。要之。心之體用原不相離也。○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凡爲學者。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蔽。而反爲氣所勝。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汙。而反爲習所奪。此固識之不定。守之不堅。而要皆志之不立也。祇可責志而已。一立志而氣習烏得而囿之哉。○程子曰。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名數。方名象數也。道無所不在。方名象數。君子未嘗不學。然此其末也。故不以爲本務而求之勤也。文所以載道。言語有序。君子何嘗不知。然猶其後也。故不以爲始事而爲之切也。然則其所爲本與所爲始者。蓋必有在矣。

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祉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祉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心能自得則無時不悅。何必處靜而後悅。如人平居能敬則無往不敬。豈待入廟而後敬乎。若以靜爲悅者。則必以動爲厭。是方靜之時而後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其本能悅哉。此孔顏之樂俱非有待於外學者之所當尋也。

○程子曰。學莫大於平心。心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平心者平其物我之心也。正則不雜於功利。誠則不入於虛假。蓋爲學之道不外此心。必也不立已見。使其心如衡之平。然後可與入道。故莫大於平心。心平矣。而所向未正。猶恐其偏也。必不雜於功利。乃爲念慮之光明。故莫大於正心。正矣而不本於誠。猶恐或僞也。必不入於虛假。乃爲志意所安樂。故莫大於誠。蓋心誠則自無邪而正。正則自不偏而平。此相因而致之驗也。

○程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至誠之人德無不實。有是天德。故能行是王道。如由博厚高明而極於悠久。是其明驗也。苟非至誠。則一心之內已不能眞實無妄。而多駁雜之私。雖或建功立業。不無可觀。要亦出於一時事爲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修齊治平之道所以必本於誠意而參贊之功業。要非至誠莫與幾也。

○或問。獨爲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修齊治平之道所以必本於誠意而參贊之功業。要非至誠莫與幾也。○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程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獨處夜行。無可懼也。無可懼而生懼。是之謂妄。此由平日闇於理故也。理明則不懼矣。然猶有不免者。必其氣餒而敬弛也。誠能明理而又加之養氣以寧其心。居敬以定其志。雖卒然臨之而不驚矣。何懼之有。

○橫渠先生問於程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

因張子之問定性。就其猶累於外物之言而反覆辨明之也。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自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迎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閒乎內外。

荀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荀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是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二本。則人在天地間無時不與物接。是無時不爲物動也。又安在其能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育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順應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涵萬物而無遺也。物來而順應。動處萬事而各當也。亦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荀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言心之不定也。朋從爾思。言思出於私。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及遠也。蓋人之一心。感應無窮。荀惡外物之誘而規規然欲盡除之。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所滅不敵所生。非惟日有不足。而其端無窮。亦不可得而盡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

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所以然者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以至道而其蔽則在於心存於私與好用其智而已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則作意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己自私其心矣而求照無物之地其用智則又過焉是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輾轉相因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易艮卦之詞艮止也身乃動物惟背爲止艮其背止所當止也以言乎內見理而不見已而未嘗爲我累也象艮其背不獲其身以言乎外見理而不見人而未嘗爲物移也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引此以證上文所謂廓然而大公之意也又引孟子之言所惡乎穿鑿者以證上文所謂物來而順應之意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澈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夫自私用智之患在於分內外爲二故與其以在外者爲非而但以在內者爲是究之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而常爲物所撓不若一循乎理舉內外而兩忘之也兩忘則廓然大公動靜莫非自然而澈然無事矣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定定則心無所惑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尙何外物之爲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性之動而爲情喜怒其最著者聖人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是不自私也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是不用智也然則

聖人豈不應物哉。亦因物順應。何嘗非外而是內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其相去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夫人之情雖有喜怒。而惟怒更易發而難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己之私而觀乎理之正。則大公順應。自不爲外誘所奪而可以幾於道矣。於此見定性之學。不在於絕事物之來。視內外爲二致。而在於明事物之理。合動靜而常恬也。程子以是發張子其旨深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二

程子

萬物章第十九 此書之卒篇。總論物理人品而終之以二程之行誼。學者可以知所宗矣。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五行。交運錯綜。遂生萬物。謂之氣化。傳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也。氣化則成形矣。由是以形相禪。生生不已。至於無窮。謂之形化。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也。既有形化則萬物自相生長。而氣化可以漸消矣。○程子曰。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乎道理。亦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凡事物之來。順理而應。無纖毫之過不及。惟適乎中而已。而初無容心也。其他則皆以心處理。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賢不肖之所以遠於聖人也。○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君子小人品量不同。故其所見者自有大小遠近之別。如君子之志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日夕圖維。不獨計在一身而直慮及天下後世。小人止顧目前。原無遠慮。一朝之忿。遂爲血氣所用。身且不恤。遑問其他。於此見識量之相

緜眞不啻若霄壤也。○程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知廉勇藝。一行亦足以成名。而非其至也。聖人道全德備。與天地合撰。夫豈一行所得而名哉。○程子曰。人以累物爲患。必以忘物爲賢。其失一也。萬物皆備於我。故天下無性外之物。今人以有物之累爲患。則必以能忘乎物爲賢。勞且耽虛守寂而滅其性之本體。其失一而已矣。○程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緜。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於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聖人之心至虛至靈。當喜則喜。當怒則怒。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如明鏡之緜。美至則美。醜至則醜。鏡中無美醜也。此君子之役物者然也。若小人之心不虛不靈。而役於物。一當喜怒之來。卽爲喜怒所乘。汨沒於其中而不能自主。終日勞勞。不亦可哀乎。○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程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人不可以無恥。恥己之不能則力爲以求其能。可也。若隱其不能而不爲。是甘於自棄。不可也。至於己不能而反疾人之能。則又因而生忌。大不可也。蓋吾人所當恥者。身心性命之無其功。修齊治平之無其具。皆其大焉者也。若小道曲藝之不能。則君子以爲不足爲而不恥矣。學者當知所以用其恥。非徒恥焉而已也。○程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閫奧。聖賢之精微奧妙處也。行則顯而可循矣。欲學聖賢者。必從其行而踐履之。然後可以徐入其閫奧。非然者。行之不遵而妄冀入室。斷乎未之有也。○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利之端隨事而見。不獨財利爲然。苟有計利之心。卽作一事。亦尋自家便宜。此便是小人矣。聖人順理而行。不計乎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爲利也。○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天下之物。巨細精麤。莫不有理

之所存必物物而窮究之乃可以盡知其理而不至於有蔽若不能格物則心既不明理無由得勢必淆亂舛錯茫然無以自主此吾儒異學得失之分正在乎此學者所當察也○程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汙壞則直行之耳或有汙壞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天德者天以全理命之於人而人受此全理以爲德者也然天德雖同而安勉則異苟無汙壞則率性而行莫非天德此安而行之者也或有汙壞必戒謹恐懼無閒其功以求復乎天德此勉而行之者也蓋安而行者清明純粹不必十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不治而修固所宜也其勉而行者剛勇奮發必十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治而修亦所宜也其始雖有安勉之不同以全乎天德則一也○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凡人一生作用皆視乎志志無老少者也若少勇老怯少廉老貪是由平日志之不立故無以自主而爲氣所使耳苟志能勝氣則中有素定而卓然不回何至垂老而變節哉昔曾子易簀之際正在垂危其氣之微可知也在他人處此則奄奄待斃奚暇求正而易之惟其志既堅定雖當死生之時猶不動念況老少而有異情乎固知始終而兩截人者由其無志使然所以人不可不立志也○程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人心惟有我之見故於物之來皆偏執己意而不能得其公若夫因物付物而不以己與焉此非大公無我者不足以語此也○程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聚會聚也正無邪曲

也。聚必以正。故其道大公而可久。若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勢必至於終暌。於財則爲悖入。勢必至於悖出。是以君子大居正也。

○程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聖人之心凝然至一。靜固定也。即酬酢萬變。仍不失其寧靜之體。所謂動亦定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程子曰。既誠矣。何事於養心哉。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嘗譏其不知誠。程子謂人心爲物妄乘之。斯不可不知所養。若既誠實無妄矣。則此心動息無非天理流行。又何事於養乎。觀於此言可以正荀卿之非。而周子譏之爲是矣。

○程子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存心虛中而無私主。故物來順應無所感而不通。若有量必有限。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受者能幾何哉。此非有感必通之道也。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此所謂命以氣數而言也。人皆知我生有命。一定不可遷移。則禍福窮通一以聽之可矣。乃臨患難則喪膽。處貧賤則改節。視富貴則垂涎。求其能不懼不變不慕者。卒未之見焉。信乎境遇之移人而安命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巧言者便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者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每爲其所惑而易入。雖以大舜之聖。猶且畏之。況吾人可不知愼而遠之乎。

○程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聖人之德各極其盛。而其中有尤盛者。則聖人之遭逢爲之也。蓋德者聖人所得自爲。而遇者聖人所不得自主。苟因其遇而疑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矣。如堯舜遭遇之盛。故其功業可觀。孔子無其遇。故不得大展其道。若論其德。豈

讓於堯舜烏可以遽逢爲優劣哉○程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莊周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至於不可測度非尋常之所得名故謂之神然亦就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此不可以見莊周之妄哉○程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無極而太極也以爲有在而未嘗有在以爲無在而無乎不在蓋其道合內外爲一致體萬物而不遺其殆所謂大而化之者歟○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邪正不相容故君子與小人處動必遭其淩辱然能於此而反躬內省兢兢戒謹以遠其橫逆之禍則心因之而常檢而德且益進矣是借小人可以爲磨礪之資也詩言石可攻玉不其然乎而又何足爲君子患哉○程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凡物各有本末豈得無分而其道則一也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顧新民必由於明德惟明德而後可新民而新民亦不過滿乎明德之量而已然則本末豈有二乎○程子曰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之度量隨識見爲長進識見陋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爲之動其量狹矣然亦有識高而量不長者必是其識實未至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十升爲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斗筲量之小者釜斛較之斗筲爲大矣鐘鼎較之釜斛則又大矣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量至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尚有涯際。亦有時而滿溢。惟至於天地而後其量爲無滿溢。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量者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量亦無涯。常人之量本乎天資。天資有所拘。則其量遂有所囿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惟道者其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雖窮居陋巷而非有減。雖祿以天下而非有增。雖舉世譽之而不加勸。雖舉世非之而不加阻。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加損也。今人所見卑下。皆是識量不足。若能學以通於道。則亦可漸大其量而造於聖人之歸矣。○程子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險阻之遇。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君子一當其來。必反而內省。恐吾身之或有失。有以致之而然也。蓋果有未善。則其遇固吾所自取。宜速改之而不可行險徼幸。苟無歉於心。則所遇雖出於不意。亦加勉焉而益當惕厲不遑。是雖處困阨之地。皆足爲修德之資。古之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職此故也。○程子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忌刻。其責於人也重。以周而每形人之短。若聖人之責人則常寬緩而不苛切。但欲其事之出於正而已。初未嘗顯人之過惡也。蓋其存心忠厚。用意和平如此。故人無不相感而化也。

君子第二十凡一十八章。

程子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君子所貴者道義。故簞瓢陋巷。若將終身。皆爲世俗所深羞。世俗所貴者勢位。故曳裾侯門。卑躬屈節。皆爲君子所深賤。此執得執失。何去何

從、必有能辨之者。○程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才高者志廣氣盈。故所行多失於過。過則不無出入之患。才卑者規模狹隘。其弊多失之不及。將有危殆廢弛而不克自振者。此剛克柔克所以必欲納之於中道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其遠者廣大精微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其近者簡易平實。如地之可履而行。人當平心以求。不可妄生穿鑿也。○程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一言隨俗則和未必合於義也。其爲流徇。奚待問焉。若君子則是非可否惟義是從。即有所和。亦無阿比之心。斯爲和於義也。豈隨俗徇人者所可語哉。○程子曰。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視義當爲不當爲。即是命在其中也。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故計較利害而趨避之。此人之常情。乃溺於人欲之私。有所爲而爲者也。若聖人則不論利害。惟視義之可否。是則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然義如是則命即在其中矣。又何所趨避乎。此聖人所以安於義命而大異乎常情也。○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剛與慾相反。人之牽制於慾者。必無剛斷之氣。惟剛則理直氣壯。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爲慾所屈矣。此孔子所以歎剛德之難見。而學者不可不自制其慾也。○程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勇者壯往直前之概。人之所得於天者一也。而見之於用。每大不同。徒恃其血氣而不顧所安。則小人矣。力赴乎理義。而浩然莫禦。則君子矣。血氣之勇不可有。理義之勇不可無。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

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卽形而上之理也。而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是全不識此理矣。則其所談性命不亦大異於聖人乎。程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物窮則變。此不易之常理。若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矣。所謂易者正以其吉凶消長變易無窮也。然則進退存亡之道。惟聖人能體此意乎。○程子曰。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卽窮理。理在物。知在心。窮得一理卽致一知。天下之理無不窮。而吾心之知亦無不盡。○程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其分數之多寡。正君子小人所由日相縣遠也。苟客氣消融而義理充足。斯日進於君子之歸矣。○程子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徒爲長厚之意也。蓋必有感而後有應。故惟於己之所以感者自責自修。必求盡其道而後已。此意居多也。若人之所以應。皆在人耳。何必深責。故少焉否則薄於本而厚望於末。豈所稱感應之道哉。○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君子之心公而恕。常好成物。故和氣致祥。小人之心私而刻。常好敗物。故乖氣致厲。蓋吉凶無常。惟人自取耳。○程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天下事處不可爲之時。其遇甚窮。其勢甚艱。而惓惓於欲爲之者。蓋聖人之心切於行道濟世。不忍忘乎天下故也。昔孔子在春秋。舉世莫宗。而轍環不倦。東周之想。期月三年之歎。未嘗一日忘焉。惟其以天下爲心。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自有所不能已也。若沾沾利祿。昧乎行藏之宜。聖人豈爲是哉。○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伊川序文略公表其兄爲明道先生之詞也古今有是道卽有是學故從來聖賢之生得位則行其道於天下不得位則傳其學於吾徒如由堯舜至於周公皆君相而行其道者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遂以不行矣由孔子至於孟軻皆師儒而傳其學者自孟軻沒而聖人之學遂以不傳矣道不行故百世而下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道皆趨於雜霸功利則無善治學不傳故千載以後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學皆習於邪說詖行則無眞儒然雖無善治而苟有在下之士猶得講明先生至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世是尙不至於終泯也若無眞儒則道學不明無所取正天下將貿貿然莫知所之勢將至於人欲橫肆天理滅絕而無所底止矣此師儒之學有關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伊川之所以道其兄者卽其所以自道也歟

○明道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

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伊川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蓋伊川莊重嚴厲師道自尊能使人望而敬畏明道沖和純粹接引後學成就人材其平易近人處爲較勝焉故其自言如此觀此可見知弟莫若兄而明道自任之重亦從此可識矣

○伊川曰明道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資稟得於天者充養成於已者惟明道先生資學兼優故其純粹而不雜溫良而潤澤如精金良玉神采煥發者資之美也且其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金石孝悌通神明者養之厚也由是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視其色則接物如春陽之溫盎然沖和聽其言則入人如時雨

之潤。沛然沾洽。至於胸次洞徹。無所間隔而測其學識所蘊。則深博浩大。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性之符。則美言讚歎不足盡其形容。此先生立身之大槩然也。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先生行己之本末又有可言者。蓋內主於敬。其體靜而一矣。行之以恕。其用公而溥矣。見善若出諸己。與人爲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天下之廣居。而所受者弘。行天下之大道。而所由者正。言有物而以實行有常而以度。凡此皆先生之所以立體而致用者也。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先生之立身行己。固然矣。而其所以爲學者則有本也。蓋自十五六歲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聞其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志於求道。然雖得其大端。猶未知其要也。於是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有年。及返而考諸六經。博求精察。然後知諸家之謬。而自得其指歸。此先生淵源之所自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明於庶物則知之至矣。察於人倫則明之盡矣。倫物莫大於孝弟。克孝克友。踐形惟肖。性命出焉。故知能盡其性以至於命者。必其本於此也。倫物莫著於禮樂。高下散殊。合同而化。神化寓焉。故知能窮合一不測之神。而知推行有漸之化者。由其通於此也。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辨異端似是之非。以持吾道之正。開百代未明之惑。以鼓聾聵之愚。秦漢而下。如荀揚輩。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有臻斯理也。且謂孟子既沒。聖學之在鄒魯者不傳於後。奮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如楊墨申韓猶近而易知。今之害溺於佛老。實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惟近而易

知。則但迷暗者爲其所愚。今之惑人也惟深而難辨。則凡高明者皆蹈其轍。是烏知其害之所底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彼惑人者自謂空虛無際。通達神化。而實不足以開物成務。有爲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無所不周徧。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無益於身心。彼之窮深極微。特隱怪者之所爲。而固不可以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堯舜之道所以難入者。蓋其所從入者非矣。如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皆其淺陋固滯者。顧天下之學非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空無。於是惑於誕異。塗其耳目。溺於汙濁。膠其見聞。此高才明智之所以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道之不明。蓁蕪蔽塞。莫此爲甚。故必大聲疾呼。深拒而痛絕之。而後可以入堯舜之道。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受學先生之門者多矣。惟其言平易易知。故賢愚獲益。各充其量。蓋先生之教人也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是以從學之人。皆得其意而佩服不忘也。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固得知覺之先者。進而行其道於天下。則將以覺一代之人心。退而傳其道於吾徒。則將以闡絕學之精蘊。乃齎志以沒。皆未及也。至其闢邪崇正。辨之精析之微。稍見於世者。特學者之所傳耳。先生接物辨而

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之接物也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辨而不閒焉。隨其所施而人自應之。感而能通焉。教人各因其質而平易明白。故人易從。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人不怨。賢愚善惡用愛而能公。故咸得其歡心。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狡僞者獻其誠也。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暴慢者致其恭也。聞風者中心誠服。而非勉強也。覩德者熏乎至和。如飲醇自醉也。雖小人以趨向之異。利害之閒。如議新法不合者。時見排斥。然當時用事之人退而自省。亦未嘗不曰伯淳忠信人。而以先生爲君子者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人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之爲政也。開其自新之路。能改卽止。則治惡以寬。得其要約之道。順理施爲則處煩而裕。時當事者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依阿於衆。苟且以塞責。至於事會當前。人皆病其拘礙。憂其艱難。而先生處之有方。而綽然爲之。有道而沛然。蓋惟理素明而志素定。故雖倉卒之頃。不動聲色。雖監司之競爲嚴急者。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而賴其設施焉。非由平日忠信懇惻足以及人。烏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乎。然則先生之綱條法度。人可倣而行也。至其德化孚感。道而從動而和。物應而民信。人不可力而致也。噫。明道先生之生平。盡於此矣。而伊川之所以敍述明道者備矣。

○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之生平。盡於此矣。而伊川之所以敍述明道者備矣。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伊川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惜乎不克竟其用也。其與明道師同學同故其道亦同。觀其所言則欲知伊川之行者。卽可於明道得之矣。噫。天地間氣鍾於一門。繼鄒魯之傳。闡道學之蘊。厥功蓋甚偉云。

黃勉齋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信斯言也。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害仁害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汙。皆悖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放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蠭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朱子大聲疾呼。辭而闢之。日有孜孜。心良苦矣。善夫。張子之言曰。爲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殆善道孟子之心。亦卽先得朱子之心者歟。夫朱子之表章聖學。羽翼斯道。合周程張子而集其大成。其在經書傳註。制舉家當無不習而識之。獨語類文集諸書。浩繁難讀。謹撮其要。編定七篇。妄爲詮解。惟期當代君子訂而正之。益信勉齋黃氏之言。而知朱子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也云爾。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三

朱子

朱晦庵名熹字元晦先世婺源人父松仕閩因籍焉生晦庵於尤溪蚤歲受學家庭長師延平李先生表章周程宗本孔孟六經四書各著爲說以曉學者其他撰述甚多皆集羣儒之大成而折其中今特於文集語類遺本撮其要語臆爲註釋彙成七篇庶便學者誦習焉

健順章句上 凡三十八章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在天之道合之爲陰陽之理而分之則爲五行之理在人之道合之爲健順之性而分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仁禮健也卽天道之元亨也義智順也卽天道之利貞也人能識性之本原以推其分合之理其於道也思過半矣

○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三才同此一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性三綱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於宇宙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數而循環終始究無

頃刻之停。蓋天地無終窮。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仁義禮智信之理。亦無終窮。而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是故儒者明此理而得之。釋氏不明此理而失焉。○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道也。萬物皆備於我。此理何一不具於性。然離乎人生所賦。而緜求所謂道。則雖有一本之渾然。亦覺其沖漠而已。雖有萬分之燦然。亦以爲散殊而已。其精蘊之歷歷可指。終無能實見其然者。惟就人所受之性驗之。然後知其實有陰陽之氣。實有動靜之機。實有水火木金土之質。實有仁義禮智信之理。驗之天下無物不然。無事可缺。其通一無二者。太極之自然統貫也。所以爲道之實也。吾儒所謂萬理皆實者此也。○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言心之體用原無不正也。人之一心至虛至靈。其未應物時。渾然如鑑空衡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既應物時。喜怒憂懼隨感而應。亦猶鑑之妍蚩畢照。衡之俯仰均平。隨乎物而賦之形者。皆此心之用。所不能無也。惟於此能不失其本心。而毋或因物而有遷。則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其庶幾乎。○朱子曰。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故感於物者心也。既有所感而喜怒哀樂觸之而動。不能自遏者情也。情根乎仁義禮智之性。而宰乎至虛至靈之心。惟主敬存誠。以一心爲萬物之宰。則其動也發皆中節。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朱子曰。盈

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太極者理陰陽者氣盈天地間無一時一物非理與氣之所爲妙用而不窮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聖人之所以觸處會通而超然默契於其心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有生之初性與氣俱特性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乎不善而氣則清濁厚薄之稟每多不齊世人紛紛之論大率以氣之故而疑乎性抑知生質雖異而理義則同第未嘗合而論之則爲以見其同異之實耳程子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之謂也○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此論仁而推本於天地以見天人相與之際其所以爲心同也蓋道生天地天地體道而生物固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則又各得天地生生之理生生之氣以爲心而所以爲心卽天地之心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承上文人物所得之心而言其所以生生不已者仁也蓋有心而所以具於心之理則爲德人得其秀而最靈言人之心而物可推矣故語心之德雖其全體之總攝條理之貫通無所不備然而生生之妙隨處發見只一言可以盡其蘊則曰仁而已矣仁卽所以生生而爲心之德愛之理者也請試詳之詳謂詳言其說也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此卽上文天地之心而實指之也天地之心其德有四德之始而元名德之通而亨名德之宜而利名德之正固而貞名各有專主亦有次第而元善之長則無所不統亨者亨此元利者利此元貞者貞此元也至於有是德卽有其氣之運行而元之氣爲春亨之氣爲夏利之氣爲秋貞之氣爲冬各有所

司亦循其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夏則生氣之盛秋則生氣之收冬則生氣之藏天地之心如是天地之仁也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此卽上文人之爲心而實指之也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在天爲元人得之則有慈祥之德而爲仁在天爲利人得之則有裁制之德而爲義在天爲亨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禮在天爲貞人得之則有明睿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蘊亦不同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燦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禮之著爲恭義之處爲宜智之務爲別事隨所值意亦專屬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恭惻隱動而不得不準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同乎天地也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偏舉而賅此兩節乃擧天地與人之德所以總歸於仁者而申言之也蓋惟元無不統不以論天地之心者第曰乾元坤元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不待纖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無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周徧詳擧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此又承上文言仁體事無不在學者必體此以脩身教者亦惟本此以教人也蓋仁之爲道既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間之物莫非仁道之流行卽物卽仁無不在焉故以人而論當其情之未發渾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既發而隨處中節仁之大用亦自推之不窮學者誠能體而存之則持養

害而仁之體愈純。省察戒而仁之用愈粹。凡日用當爲之善端。與吾身宜全之懿行。皆自此出。其源本總不外是。此聖門教人所以言克復。示敬恕。必使之汲汲於此。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夫能仁其身則此心直與天地通。而參贊在我。不能如是將汨沒其心以自絕於天理而不得謂人仁之道烏可以不求哉。○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無理則氣不立。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無氣則理不行。故亦未有無氣之理。理與氣原不相離者也。○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體。然偏勝則無兩立之理。陰勝陽。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也。陽勝陰。所謂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內外消長之故。見於天時人事者。殆無物無時而不然矣。○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外而有質。惟記爲天所予。故本於最初之公而無不善。惟氣爲人所受。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論性者所當明辨也。○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天以純陽之形氣居尊。地以純陰之形氣居卑。一尊一卑。而純陽之乾。純陰之坤。於是乎定。讀繫辭之言知乾坤準天地而作。然後六子因而重之。易所以成也。乾坤毀無以見易。離天地無以見乾坤。故觀天地則易可見矣。○朱子曰。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萬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麤。是亦冥頑之物而已。惟一於敬而此心常存。無少縱放。然後至虛至靈之中。自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氣形而下者也。性命則形而上矣。第謂之氣。烏可謂性命。然無形之理。以有形之氣載之而出。則性命亦因氣而有所依以立耳。故原夫兩儀之初。無心成化。此理未落形器。則專指理。至有生以後。則有是理。乃有是氣。而有是氣亦足以囿是理。故言性不言氣不備。而以理與氣雜言之。非以氣卽是性命也。言生之謂性。眞不識性者矣。○朱子曰。理無巨細精麤之閒。大者旣立。則雖毫髮之閒。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巨細精麤。理無有閒。苟日圖其巨且精者。而不必規規於其細與麤。則毫髮之閒少有遺恨。而於道體之全。欠闕滲漏者正多。是以人固當立其大而尤當無忽其小也。○朱子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虧盈益謙。以天道而言也。如日月往來。寒暑屈伸。盈者必虧。謙者必益。雖氣之運旋。要皆自然之理。例諸人情。不可概見乎。○朱子曰。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閒。持身涉世。不能無事。而道則人所共由之路也。故雖動而有爲。靜而無爲。勞而煩苦。逸而安舒。皆有道以行之。無彼此無精麤。事在是。道卽在是。而初非有閒。彼寂滅者流。知有靜而不知有動。知有逸而不知有勞。豈所謂道哉。○朱子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此言聖賢相傳之道。不外乎心之所同然也。道統開自堯舜。堯舜之爲堯舜。豈有他哉。不過盡乎心之體而已。心之體謂仁義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嗣是而聖聖相承。脈脈相契。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地之相去。世之相後。非得躬聚同堂傳之於口。授之於耳。而以其道爲祕惜之藏而私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而其所以獨得其傳者何也特以此仁義之賦於人而爲心之體者隱乎百姓日用之間人皆有之只是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未能擴而充之以體其全且盡則道統之傳不在乎是而惟此數人爲能體之斯爲獨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符謂誥敕之符節謂道路之節夫道統之傳窮極天地橫亙萬世似無由強之使同而此仁義之心所不言而同然者如符節之各存其半而中分之及其出以爲信無不相合由其心體之合如是是以道由此出以之宰制萬物物有大小精麤而曲成不遺以之酬酢萬變事有輕重緩急而錯綜變化莫非此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妙用而其因時處中舉而措之之迹又不必同也蓋其不必同者心之用所以無方而其無不同者心之體所以有常是皆天命之自然非人力之所爲聖賢豈有矯拂於其間哉○朱子曰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天地之心生生不息未嘗無也但靜則無端倪可見人亦不得而見之耳惟一陽萌動則生意勃發端緒可尋伊川易傳謂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乘猶乘載之乘機氣機也易有太極渾然凝聚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動生陽靜生陰互根而有常者太極之理乘乎陰陽之氣以運行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焉黃勉齋曰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朱子亦自謂此語最精○朱子曰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縣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道之全體雖高且大道之實用非遠與難卽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而

道未嘗不寓焉也。求道者亦於細微切近漸次以積之。以徐臻其妙焉可矣。儻浮慕高大而忽於卑近。則日用之閒無循序經由之實而徒縣想跂望於高且大者。徼精勞神而終不能以一至也已矣。○朱子曰。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未發則性也。渾然一理。故爲體。已發則情也。隨感而應。故爲用。心則統性情者也。體用具足。故貫之。○朱子曰。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皆有當然之理。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以人一身論之。如耳目鼻口四肢百體皆物也。其見於聲色臭味作止威儀之閒。自有中正和平之準。爲其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則也。能盡其當然之理。則氣一亦足以動志。律身之道可不愼乎。○朱子曰。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麤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道一而已。無不正者。至於譎則不正之甚矣。故人之學一正則表裏皆正。而合於道。一譎則表裏皆譎。而悖乎道。此豈有精麤之可分哉。若謂精麤有二致。則是正譎有二道矣。此正不知道之過也。○朱子曰。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萬物稟受於天。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無所偏亦無所雜而渾然至善者。是乃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而行。則倫常日用之閒。皆有所當止之地。無所過亦無不及。而各得其分者。是乃所謂道也。性與道有異名而無異實。其原一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復者一陽復生於下。在天之復也。其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於此有聖人常人之分焉。靜極而動爲聖人之復者。聖心與天地同體也。惡極而善爲常人之復者。本心幾息而復見也。復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閒。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閒。人倫之際。夫婦

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道卽太極本然之妙形而上之理也鳶飛魚躍日用人倫形而下之器也以形下之器載形上之理是故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觸處皆道其在物則鳶魚之於天於淵察上察下者此道也其在人則日用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大莫載小莫破者亦此道也所謂費而隱者是也。○朱子曰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仁者心之德而卽心之道也仁統四端包萬善而實通乎性命之原苟無是仁則性何由盡而命何由至哉此所以爲盡性至命之樞要而學者不可不知也。○朱子曰常人之性因物而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性氣稟之性也常人之性因物而遷惟聖人氣質清明爲能有以全乎天所賦之理而不失其本心此其所以異於常人也。○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中正二者固兼重而未可輕也然就彼此而較之則中尤有重於正者何以言之蓋凡事守理而行正也而幾微之閒或有過有不及固不必皆中矣若中則權度精切做到恰好處正不在其中乎。○朱子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彌六合則擴之極其大而參贊天地成位乎中盡人之道矣舜蹠之分在利與善析秋毫則謹之極其細而鷄鳴而起日有孳孳眞舜之徒矣然豈易得哉。○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此明夫子言仁之旨也夫子告顏子克復而朱子謂之乾道者蓋乾健也天行無日止息故有奮發有爲之意惟克之又克以至於復則自強不息所以爲乾道夫子告仲弓敬恕而朱子謂之坤道者蓋坤順也地勢厚重不遷故有靜重持守之意惟主敬行恕以達邦家則厚德載物所以爲坤道。○朱子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

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古之時君相師儒聖賢相傳。昌明道法。爲士者猶知道之合天人通上下精麤一貫。人已交成。雖有邪說不能塗人耳目。而天下皆獲保其固有之良。自秦漢以來。上不能以道教人。下不知以學自修。其高者談造化而不安於行習。卒歸於無所用。其卑者循人事而昧乎天命。竟忘其所自來由。是狃卑近者不能進於高明。遂物焉而不化。慕神奇者不肯求其切實。而更流爲寂滅。閒有稍知自善者。亦無以爲箴善之資。而浮沈以徼利祿者。又莫能本一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推也。如是而性命愈晦。功利日滋。無怪乎道學不傳。而釋老之說充塞而誣民也。諸子百家雜然以其私智爭鳴於世。鼓天下而從之。使天下醉生夢死與草木同朽。終不知其非人道之常也。可概也已。○朱子曰。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動靜互相爲根。其循環無端。錯綜不窮。且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之。而又安有主客之別。然分陰分陽。以二氣對待之體而言。靜爲體而動爲用。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靜者爲主。動者爲客。故以造化言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以人心言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主靜之說爲近於寂滅之嫌而廢之也。○朱子曰。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道。存之爲心。稟之爲性。散於天下爲理。而心與理性之自來。則爲天命之於穆不已。其歸一也。然觀孟子與易之言則微有不同者。蓋盡心知性知天。推之無不盡者。由於知之極其至。言學者造道之事也。窮理盡性至命。窮之而能盡者。自足賅合乎大原。言聖人作易之道也。要之言雖不同而理豈有異哉。○朱子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

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老釋之學說於靜而欲絕天下之動是猶人之常寐而不覺而吾心本有用也直棄之於無用聖賢固非之而弗爲也今若說於動而欲去天下之靜是猶人之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非之不以彼爲能也雖其失淪於靜一流於動有彼此之不同然皆陷於一偏均非天下之正理豈獨老釋之失爲吾儒所必斥哉○朱子曰嘗讀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爲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此辨老泉之不識仁義也老泉者書自謂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朱子讀之以爲觀此論是乃不知仁義之言夫仁義豈有窮乎天地之氣舒而爲陽仁實本之慘而爲陰義實本之仁陽義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陰陽迭運於無窮則根陰根陽之仁義亦與爲無窮無在非陰陽無在非仁義謂陰陽不窮於天地而仁義獨窮於人事乎若人事之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終有窮而可也而豈其然乎語仁義之窮不惟不識仁義實不知陰陽也權衡之論眞不知而作者也○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道在天地間有全體有大用淵深微妙固未易窺測然聖賢以躬行心得者發其蘊以示人皆切實顯見而無可疑學者觀聖賢之言務要不存己見而虛其心不爲物擾而靜其慮從容涵泳隨時體認隨事力行則此理之統而無所不包析而無所或略將必有實見其然者由是知之眞則整暇而燕閒守之固則專精而靜一其中油然有得但覺意味雖若平淡嘗之而愈不厭旨趣雖若淺近尋之而愈無窮矣讀書窮理之功不當如是乎

健順章句下　凡三十六章

朱子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理故仁義禮智之爲體理之具於心而載於身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雖理之發於情而亦觸之於心體之於身者也我自固有非由外鑠人特弗思耳）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間也（理固在我而或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私累攖而天理微不能自見矣故學也者所以習其事也誦讀講論雖資於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之實作之身體而心驗焉至於義理浹洽脫然貫通而自得之則內外一致精麤俱徹初無有間也然則凡有身者可不加功於學以求心理之合哉）○朱子曰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天地間屈伸往來盈虛消息無往非陰陽也若自人身而言則一動靜一語默皆是陰陽之理觸處流行而人身一天地矣人可習焉不察而昧於道體之本然乎）○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此朱子辨蘇氏易解之謬也人之一身陰陽動靜之有備焉陰精陽氣精聚則魄聚陰靜之爲也氣聚則魂聚陽動

之爲也是以爲人之體併爲萬物之體至於人物之精竭魄降不復聚而成形則其氣亦散而不聚於是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陰之屈也屈則歸於無形而不得謂之無故謂之鬼游者陽之伸也伸則變動不測而不得謂之有故謂之神人如是物且如是非有聖愚之異也蘇氏乃以衆人之氣勝志而爲魄故其死爲鬼聖人之志勝氣而爲魂故其死爲神其亦未講於陰陽動靜之理矣

○朱子曰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緜斷之者也晉人生今之世讀古人書自典墳丘索及秦漢以來著述之家世代久遠其眞者爲聖經賢傳其僞者亦假託聖賢之言以欺世不可漫無區別也而所以能別之者一則以其書中所言之是非純雜辨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書中所載之典故名物爵里年號觀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兩者相參而眞僞不能遁矣

○朱子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錯謂交而互之也綜謂總而挈之也蓋乾者萬物繼善成性之始對坤之賦形受質而言乾爲天坤爲地固天地自然之道也元者萬物資理資氣之始對亨通利遂貞成而言合之爲四時則四時自然之序也然萬物統體於施生之內而生意流行於四德之中天地四時交而互之總而挈之則乾坤之所以大生廣生者卽元亨利貞之所以生長收藏而渾合無閒也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耳

○朱子曰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閒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勑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閒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道有體有用充塞天地古先聖人體備於身隨在見道旣深得之而又懼人之不達於道也思以己之所得者欲人之共得之於是著書立說垂教

後世。自窮理盡性。至於灑掃應對。凡其提撕誨飭於後人者。本末備具。學者正當熟讀精求。考之吾心之實。參之事物之歸。務使道之全體大用。脫然貫通而有得焉。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無時非道也。應務接物。無處非道也。又何有一事之不切於身心性命而實得諸己哉。此求道之要也。○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以前則性也。性故有善而無惡。然其所以有善而無惡者。以氣不用事故耳。若氣則不能無善惡之分矣。○朱子曰。大學一節乃入德之門戶。天地之精蘊固皆具於聖賢之書。而讀之貴得其序。如大學一篇示人以本末先後綱領條目。使學者有下手處。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學者當先討論講究。熟復溫習。觀其由知而後得。則知爲學之次第。有條而不紊。觀其既明而又新。則知爲學之規模。四達而不悖。乃可讀語孟中庸之書。論語事事緊要。孟子段段痛切。中庸規模大。工夫密。是皆推究義理之根原。統論體用之大略。先有以見乎此。然後徐考詩書易禮春秋。以極其趣。庶幾融會貫通而有所得也。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蓋諸經條件既多。體制亦別。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象數。禮以謹節文。春秋要見興衰治亂。雖皆經世明道之書。學者所不可忽。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語孟中庸。使胸中義理浸灌滂徹。自有主宰。則茫乎不知畔岸。而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所以然者。讀書不循其序。而汎濫兼收。是貪多也。急遽無漸。是躐等也。勤思馳騖。是好高也。深求隱僻。是尚異也。學者之通患。而況從事於爲學之初。尤當深以爲戒。信乎四子六經之階梯。而大學更爲初學入德之門也。○朱子曰。人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玩味久熟。則

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多學而識。求道之方也。人果有志。開卷皆能獲益。何書不可讀。但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痛加剖析。汰其蠹者而得其精。觀其顯者而測其微。玩味之久。馴致於熟。則卓然見斯道之原委。而衆說之異同。不惟不足以眩之。反可借彼鑒此。以堅其向往之志。是爲吾磨礪之資矣。若夫眩於異端曲說而不知所適從者。則亦剖析之功未至也哉。

○朱子曰。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以宰乎物。是以無形而難知。物所以載乎理。是以有迹而易見。

○朱子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才出於氣。故氣之清濁而才之清濁隨之。若能自蓋其才。則氣亦何難變之有。不可拘一定之見也。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暇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暇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望。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異於博物洽聞者。蓋此爲反身窮理。以求有得。故物有本末。理有是非。必窮究至盡。使其極處無不致。彼爲徇外誇多。以務襲取。故物有表裏。理有眞妄。不能稽覈深微。徒爲循名而鮮實。然必究其極。則本末是非。瞭然在目。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暇其實。則表裏眞妄。渾然無別。是以識愈多而心愈望。如此則爲己者終能實收其效。爲人者不免浮慕無成。始志一分。後更大相縣遠。學者誠不可不深察乎此也。

○朱子曰。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一原者理也。氣知覺運動是也。觀萬物之一原則理無不同。而所稟之氣不能無清濁之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然物各一性而理則絕不相同。由此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存心養氣所以立其本也。讀書窮理所以致其

用也。然豈可旦夕而爲之哉。必積其極誠之心。循序漸進而不已。則心可存而氣可養。書可讀而理可窮矣。

○朱子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寂然不動而大本已具。是未動而涵能動者。理也。渾然未發而五性感物。是未動而將欲動者。意也。理則性而意則情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者人之能也。惻隱羞惡。斯人自有之心也。有是心而著力發揮。至於仁義不可勝用。以滿乎此心之量者。則才爲之也。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張子亦曰。濟惡者不才。此可見才之爲用大矣。

○朱子曰。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舉其是非邪正之端也。世之人每曰。學貴自修耳。向人辨論。徒滋口舌。不知自古聖賢之爲學。雖汲汲於自治其身心性命。□前言往行多接於耳。講習討論不絕於口。其功未嘗或輟。藍不讀書以充其識。不講學以解其惑。恐道之全體廣大悉備。而我祇見一偏。未覩大全。其以有不背乎道而爲是且正者。有實背乎道而爲非且邪者。更有似是實非。似正實邪者。其端皆莫能辨。不惟無以及人。卽以自修。未必能純全而無弊也。

○朱子曰。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吾人爲學。自宜用格物窮理之功。層累漸積。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若冥然寂守。不事格致。而希心於頓悟。此異端之學。非吾儒所當盡心也。古聖人曷嘗有此說哉。而奚惑焉。

○朱子曰。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孔子之言仁就本心之全德處言。所以示學者心性之功。故曰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就發見施爲處言。所以勉時君擴充之用。故曰偏言之也。

○朱子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天地聖人所以長存而不壞者。心與理而已矣。以理言之。天地之理至實而無妄。故自古迄今。有是物則有是理。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爲。以心言之。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故自生至死。有是事則有是理。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爲也。此卽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意。○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緜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天下大義莫過於君臣。臣子忠君皆原於天性。其固結不可解之情又豈自外至哉。尙何所待而敢自寬假爲也。○朱子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理不能不麗於氣。氣不能無清濁。極清者如明鏡止水。絕無蒙翳。此生而知之者也。若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多寡以爲量焉。人亦自勉於學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可矣。○朱子曰。氣一也。主於心者見之理或全或缺。遂各隨其氣之清濁多寡以爲量焉。人亦自勉於學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可矣。○朱子曰。心得其正。方能知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氣。故主於心則爲志氣。主於形體則爲血氣。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朱子曰。禮者性之善。心統天命之性。爲體最靈。然或溺於一偏。則不得其正。而成異端之習。遂有謂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爲善可爲不善者。又烏知吾性之理有善而無惡乎。故必心得其正者。然後能知性之善也。○朱子曰。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天地之德於時爲春夏。於人則爲仁禮。於時爲秋冬。於人則爲義智。是故禮者乃仁之發舒於外。亦猶之春生夏長而條達敷暢也。智者乃義之斂藏於內。亦猶之秋收冬藏而各正保合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朱子曰。性是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乾健坤

順由變而化萬物從而受命焉雖所稟在我然理之同然者人人皆得則非有我所得私蓋人自有生以後萬物之理卽備於吾身故盡人物參天地之功無非吾儒性分內事也○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務有以盡知之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原洞然而志自不惑矣知其所當然則息與夫人倫日用之閒盡人事而精察理之大用昭然而行自不謬矣○朱子甚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止在事中事入事也理天理也下學者凡起居食力行之也上達者凡精義入神以至窮神知化之盛全天理而渾然各得之也然離下學無所爲上達理止在事中惟人盡則天自見矣○朱子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此朱子爲當時重史學尙浮華荒經而不務實者發德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放心者人所散失之良心恭敬而奉持之是謂尊德性已失而復返之是謂求放心此爲學之根本也若夫六經所言皆聖賢親切之訓以示人此心此理之同者所宜講究以開明之此爲學之要務也至於博覽史學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有餘而旁及以助益耳苟專重史學而反廢本務華而無實絕少聖賢親切之功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返己而惟在於看書且不在於窮經而惟在於讀史如子思孟子之務內斂實者反陋劣不足觀必若司馬諸人鋪張華麗始可以造於聖賢道德之域也所謂學者豈如是乎其失自有不待言者矣○朱子曰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

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隱惡揚善者。聖人忠厚之至。凡人所爲或無心而過。有心而惡。見之卽輕譏彈在我既見刻薄。在人亦開釁隙。然是非不辨。鑒別無從。亦非觀人之要也。故但默而觀之。得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因反而自度。恐有類彼之處。猶或有疑。欲藉師友以討論。則亦密商所疑。毋顯暴其短。庶幾於忠厚之道可告無憾耳。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人之一身秉氣成形。有是形則有是心。心所得乎天之理則爲性。性感於物而動則爲情。三者聖人與凡人所同具也。但聖人得氣極清。心之本體無所蒙蔽。而不失其正。而所性之理渾然完全。而情自不亂耳。學者得氣未能如聖人之清。心以有所蔽而易放。則當常存此心。使其中有主。以養其本然之性。而節其易流之情。以此希聖。卽以此事天。儻誤認聖人之自然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少有所事。則是心也。乃無用之物。亦冥然無覺而已矣。不幾於贅物乎。此吾儒有用之心所以異於異端也。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世教衰而異端熾。佛氏至有觀心之說。溺其中者不知其誣。朱子故設問而答之曰。爲是

說者實不識心。心有其位。處身之中。宰乎身者也。心有其數。論敬祗曰主一。言誠亦曰不二。是一而不二者也。心有其分。動時皆由中出。靜時不自外來。爲主而不爲客也。心有其權。志足以帥氣。立大而小不能奪。命物而不命於物也。故以心觀物。則一身以及天下之物。衆理畢見。無難得也。今無端而立觀心之法。是復有物而反觀乎心。而心外有心。可爲此心之統攝也。其於心之分數限量。抑何不思之甚也。試問所謂心者。何物乎。以爲一耶。何以有觀心之心。以爲二耶。觀心者原是此心。以爲主耶。安宅之內。豈容分據相伺。以爲客耶。廣居之中。乃是生來固有。以爲命物耶。虛靈之機。孰能旁代。以爲命於物耶。神明之宰。何爲退聽。此皆迹之易見而理之必無者。信其說者可謂大惑矣。

○朱子曰。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旨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今人讀書或偏執己見。或拘泥成說。不虛心者多矣。朱子教人先且虛心考其一字之文。一句之詞。及一篇一章旨意之所歸。耐煩子細熟讀精思。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不復容有毫髮邪妄雜於其中。否則文詞旨意尚且茫然。則於所見義理。可以爲是。亦可以爲非。必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

○朱子曰。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人於天下物理未能窮究透徹。則善惡莫辨。而好惡之心不誠。惟理既窮而識始定。然後眞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故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也。此大學之道必先知至而後意誠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學者工語言文辭爲科名爵祿計者。後世之陋習也。非聖人立教之心也。聖人教人。惟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使推之可至於齊治均平。此則明體達用。自近及遠。工夫學者苟能體聖人之心以爲學。而不爲陋習所拘。世道人心實嘉賴之矣。

○朱子曰。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入者爲

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道之不明由於學術壞之也。高則入於佛老空虛之談。卑則流於管商功利之習。學者不能以道自持。既各以其性之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好高遠而騖空虛。欲速成而急功利。心爲所壞。是以前者既以自誤。習而安之而不悔。遂至於自欺。後者既爲所欺。遂欲推之廣其傳而復以欺人。專立異於文字辯說之間。以爲欺人之具。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愈甚。不有至明之士。孰能去其舊染之汙。而謀其自新之學。以持斯道之正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四

朱子

聖賢章句上 凡三十四章

朱子曰。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聖賢教人反覆諄復。無不造其極致。如博文約禮之言是也。蓋約而必先以博者。誠以學之不博則視聽言動無所據依而約不可守矣。彼致虛守寂者。盡亦取聖言而思之。○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此言學之有序也。古人設教。八歲而入小學。卽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一歲有一歲工夫。所以持其心志。而使之堅定。養其德性而使之純熟者。已非一日。至十五而入大學。特因其已成之功而格物致知以爲修己治人之事。蓋必先主敬而後窮理也。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今人小學久廢。當其少時。此心便放蕩散失。無以爲窮理之基。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是未嘗從事於小學而卽欲加大學之功也。先後逆施。無序甚矣。吾不知其以何爲主而能格物以致其知也。○朱子曰。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

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天下之事皆天理所散見其數雖不勝窮而其理則同歸於一君子之爲學正所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有得於心而守之勿失也其窮之也盡其義類別其源流欲其即萬分者而貫通於一致其守之也渙然冰釋油然理順欲其心安於一而持之堅固而不移以其自信一是而堅然固執也有似於無能是以人目之曰拙我亦自居於拙非強言拙實近於拙也蓋見理了然覺天下事無所用其巧妙智力之私必惟理之合然後安即欲不拙不可得也推極而言若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其盡分而無妄皆拙也則亦寧安吾拙而已時宜之合固可不問也○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敍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朱子平日專用力於格致者也故其教人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所以然者凡物莫不有理而理具於吾心惟於理有未明故心之所發容有失其正者須先明此然後心得本然之權度則其所發自不至輕重長短失其當然之準則而不自知如書所謂敍秩命討必推其本於天者理也書物皆有理也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所以物物者也言心不可不明理也審此而可知窮理之要矣○朱子曰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大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聖人作經垂教爲後世慮至深且遠學者誦其文而三復不置則有以知事理之當然思其義而尋繹無窮則有以見道義之全體且不但知之見之而已又以身力行之其文其義一一實踐出來可由此以入聖賢之域也故其言雖約而於天下之故幽明巨細義無不該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將

何所用其心哉。○朱子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知行並進。學之功也。朱子自謂當時有務講學而闕踐履者。此固學者之弊。又有專以踐履爲切要。而不察其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併詆講習討論之功。以爲無益者。其弊滋甚。殊不知所謂講學云者。非徒佔畢之爲。將以致其知而見之行也。苟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則於道理剖析分明。所當爲者必爲之。所不當爲者必不爲。其守不日固乎。以視區區口耳之間者。迥不侔矣。而奈何以爲無益而詆之甚矣。知行之相須也。○朱子曰。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沉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徵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學貴窮理。理皆載於聖賢之書。故不可以不讀。而讀書之法。先求其熟。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加以沈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終乃反覆涵泳。讀到不忍舍處。覺意味深長。如是者銖而積之。寸而累之。勿忘勿助。久自見功。不惟義理分明。了然無疑。似之迹。亦且心有定主。灑然無紛糾之累。若徒貪多務廣。喜事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及其不明而心爲之動。又欲別求方便之門。以期此心之定。蓋亦難矣。朱子嘗云。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與此章相發明。○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天生烝民。有物斯有則。可見。天下無一物不具天理也。蓋所謂寂然不動之體。感而遂通之用。一舉目而鳶飛魚躍。天理昭著。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下學之序。循循然盡人事而達天理者。始於格天下之物。以致吾心之知。總不離乎日用事物行習著察之間。別其孰是而孰非。究其孰可而孰否。

由是精研其義至於幾微必察造入於妙不可測之神所以推行有本用於是致焉則天下之物悉具於吾心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

此章朱子解程子答橫渠定性之書而爲是說也定性者存心以養之而不失其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內外無非天理之流行矣天地之不貳聖人之不息非以其性之定乎君子之學希聖希天亦以求吾性之定而已矣吾性之理有仁有義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本無一毫私欲之雜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本無矯揉造作之勞也體立用行則理得而性定任天下之紛紜錯雜而吾心無不一矣所謂貞也正而固也智之德也心地清明而物不能引是能貞吾性於不亂非強禁外物之不來也夫豈役於外以爲功哉

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乎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

常人之性所以不定者非其所性之本然也其發乎情者適己自私以賊夫仁之理小智穿鑿以害夫義之理情不能不蔽於欲而憧憧耳然能反求諸心則理自明顯而易見乃不知自反於內以去其情之所蔽而專歸咎於外物之誘而惡之而反求於杳冥無物之地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將見用力愈勞而於理全得無焉亦終憧憧而已矣而性何從而定哉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

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無所見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至靜而止也。此引艮卦之辭以明心必如此則情無所蔽而不自私矣。又引孟子之言行所無事則不用小智矣。內不遁於虛。外不惡乎物。內外兩忘焉。非忘內外也。惟一循乎所性之理。不以心之在內者卽爲是。物之在外者卽爲非也。不是內而非外。專於循理。則所性定矣。尙何事物之足爲累哉。是以聖人之喜怒情也。而無非性也。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情也。害乎性也。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循天理則可怒而怒。非有心於怒也。故大公。理然則然。非有心於鑒也。故大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而性之所由定也。張子平日爲學多強制之功。而少涵養之致。故不能無疑於性之未能不動。而程子告之以此。其殆以佐其所未逮歟。

○朱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之功。隨時隨處皆可用力。正自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固爲切務。然義理既明。則權度有主。或次及於論古今人物。亦得失之林也。則別擇是非。以相參質。或更及於應事接物。又身心之驗也。則尋求當否。以相訂證。固無往而非窮理之益矣。

○朱子曰。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長止此。便是終身事業。以敬存心。以義制事。二者用功之要也。然當隨處加功者。如加功於敬則內謹於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放逸。外謹於威儀動靜之著。以禁其弛馳。加功於義則因物付物。務合於大中。隨事處事。務軌於至正。於此二者。在在操存而省察焉。漸漬既久。自當得力。然義者天理之所宜。與利正相反。毫髮之間。須得著力分別。界限劃然。勿介疑似。豫以難辨爲憂也。義利明則持敬益密矣。聖門

事業豈有外於此哉。○朱子曰。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細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擇言要在明理。理明則是非不難辨。固不待問其人之賢否而就其言爲去取可也。否則憑其私臆而不顧天下之公理。安足爲羣言折衷乎。況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理既未明。則在我未能盡言中之意。而輒曰古書不足信。任胸臆以自裁。爲斯亦惑之甚者矣。○朱子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蠹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古人書。處天下事。至紛至劇。其爲煩亂心志。疑惑是非者不少也。然當此際。正宜謙抑其心。博採其說。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即間有未得者。或古人之書有所疑而未信。或天下之事有所殆而未安。亦姑以闕之之意。俟他日之眞積有得而貫通之。況一說之拘。不如衆論之廣。若遽執己之所蠹通者。盡棄己之所未究而不能虛心博採。則非惟己所處之得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即此自滿自溢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固可以知讀書處事之大凡也。○朱子曰。止恃一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又曰。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者交相爲用。若止恃一敬字涵養本原。而不復做集義工夫。思索義理。則日用酬酢之間。或失經權常變之宜。即雖操存熟而德性定。亦孤立易窮矣。又曰。講學而明理。則天理人欲不容混淆。學之未講。理之

未明。縱日從事於克治以存吾心之天理。亦有錯認於幾微之介。而以人欲爲天理者。不可不察。合觀朱子之言而知敬義夾持。心理虛明。學者宜交致其功也。

○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此示人讀大學之要也。關。界限也。樞紐言緊要處也。人之一生所爭止在是非眞妄之間。智識未開。如夢之未醒。辨別既明。如寐之已覺。故致知乃夢與覺之分途。矢志不欺則善端自此日長。起念或僞則惡機自此日滋。故誠意乃善與惡之歧路。大學入手之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自修之首尤必謹獨以存其誠。一篇條目。要緊在此。所謂進學在於致知。居業本於立誠者也。讀者尙其審諸。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學所以致知而力行也。使徒博聞強記。而未能眞得此理於心。則爲口耳之學。而無益於內。既知其理矣。而未能實見諸事。則空虛而無用。究與不知者等。故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也。

○朱子曰。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仁統四端。兼萬善。天之所以予我者。此爲最先。蓋心體之全也。至施之於用。則爲愛之理。而隨事而見。如遇孝親敬長。則見之於親長。遇臨民接物。則見之於民物。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者也。

○朱子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軸。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爲四端之首。智者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元氣雖流行乎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閒。胳合無間。乃萬化之機軸也。機發動所由也。軸運轉也。

○朱子曰。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氣已定。則屬乎陰。此以造化明陰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方天地變化之時。由靜而動。雖不爲無陰。然萬物有氣而未形。則屬乎陽。以陽之輕清無形也。及○物正其性之時。由動而靜。雖不爲無陽。然形氣昭然而已定。則屬乎陰。以陰之重濁有迹也。要之動靜互爲其根。其實則一理而已。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此辨蘇氏易解之言也易所謂繼之者善蓋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流行發育氣方動而理未著於物天道之本然無非善也卽所謂萬物資始之元也惟動極而靜凝聚成形人物因得是而成之則氣已凝而理隨以具不相假借陵奪乃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天道之本然者固自若也故惟循天命之性而行則如健順五常之德隨處發見雖爲人道之當然其實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所自具之理無往而非天道之本然矣此所以天人之道幽明之理無有二物而一以貫之也不明乎此而妄爲臆說焉豈深知易者乎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心不虛斯意見先入無以觀理之原慮不靜斯私欲紛乘無以會理之極惟虛則無蔽而見之明惟靜則不擾而居之安故窮理者必以是爲本焉

○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矣然賦形以後氣稟既殊則氣之偏於陽者便止得健之理氣之偏於陰者便止得順之理而氣之塞而愚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明氣之塞而柔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行正則通而偏則塞是理之在人爲明爲行亦有通塞之時也所謂氣不能離理理不能離氣天人相與之際蓋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雖殊其所以爲道一也然天地無心止此理之充塞而人有知覺運動則不能無耳

目口鼻四肢之欲而理遂有偏正通塞之異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或滯於偏或苦於塞有時與天地不相似蓋人之所以爲心者固皆天地自然之義理義理無時閒斷而人心有時放失放則不存不存卽在頃刻而頃刻之閒無以養其不偏不倚之中大本於此不立無以全其無過無不及之和達道於此不行而人道息則我雖得天地之塞以爲體雖得天地之帥以爲性天地之用未嘗已而在我者已卽於頃刻之閒而不行矣所以操之則存學問止求放心而梏之反覆好惡遂至相遠也○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閒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麤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閒道在天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皆有一定之法不可頃刻離所以聖賢立言垂訓著明斯道如六經四書其中巨細精麤莫不具備後世讀其書者必當講究義理心體身驗而見諸事業與斯道相終始然後能盡此生職分之當爲而立乎天地之閒也否則汶汶終身浩將誰屬哉○朱子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仁屬陽得天地發生之氣故其體剛然以愛爲主有溫厚慈祥意思則用柔義屬陰得天地收斂之氣故其體柔然以斷爲主有嚴毅斷割意思則用剛所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者也○朱子曰持敬格物工夫本不相離程子有言涵養須要敬進學則在致知或以爲持敬格物是兩事也不知敬者終身無可息之時物亦隨處有當窮之理且心有主則事理亦研而易入心有用則志氣亦一而不放持敬時原未嘗舍物而嚴其防格物時又豈弛敬而至於玩其工夫之不相離有固然者○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志爲氣之帥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未有志在此而不肯著力者故爲學先須立志誠以志既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至篤行有許多次第皆可著力若立志不定豈能有濟○朱子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

徐究之以歸於是。義理天下之至公。人心所同然也。乃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何哉。亦以心有所蔽。氣有所偏。未能卽事以窮理。而知至是之所在耳。故必虛心平氣。相與熟講其理。而徐究之。於心以歸於至是。當無不同之見矣。○朱子曰。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操存涵養之功。主於內者也。一有少縱。則私欲得乘間而入。故不可不緊。進學致知之事。資乎外者也。一或自足。則義理之遺棄必多。故不可不寬。此學者存心致知。各有其方而實相爲用也。○朱子曰。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爲學之道多端。其要莫先於窮理。蓋不窮理則學何所爲也。窮理之事不一。其功必在於讀書。蓋不讀書則理何由明也。然讀書有法。急遽則無序。涉獵則不精。故必循其次第而致其精專。然後可以得其意而窮其趣。至致精又有本中無主則外馳。守不定則多雜。故又在居敬以束其心。持志以堅其力。然後專一而不遷。精純而無閒。而內聖外王之學於盡是矣。○朱子曰。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實曾用力之人。人之不能用力者。多由暗昧卑汙。狹隘其心。故雖日前之近。退焉如不勝。安望其能致遠乎。惟是胸懷開擴。明白爽朗。其奮發有爲之勢。眞若一日千里。亦無有遲迴而退卻者。此爲實有用力之人也。而豈易得哉。○朱子曰。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聖賢立言。皆有深意。當潛心尋繹其言中之意。有所未得則寧闕疑。無爲強解。若妄用己意以遷就其說。將鹵莽滅裂。其不至背謬於聖賢者幾何哉。學者愼不可存此見也。○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勉有意者也。所忽無心者也。所安心之所樂也。觀人不於其所勉。於其所忽者。蓋能讓千乘之國。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惟觀於此而後見其人之所樂實在於是也。此辨之於心術之微也。○朱子曰。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

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學一也。而邪正之分不可不辨。蓋聖賢之言莫非義理。而古今之事具有得失。因其言以求其當。察其變以驗其幾。而身體實踐者。此格致正修之功。學之正也。若不究其理而徒誇雜博。不務其要而徒事浮華。反躬無實而行事無當者。學之邪也。習於正則心日就於正。習於邪則心日就於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講學爲正心之要也。

聖賢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人惟不敬則弛。弛則此心無所檢束而至於外馳。不敬則慢。慢則凡事無所持循。而至於廢墮。故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主定自不亂。本立自不搖。此所爲貫內外。徹始終之學也。

○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古人存心之學。非徒寂守其心也。蓋將操存之使不放失。而卽此以窮充天下之理。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本末終始。而心乃爲有用耳。今人所謂存心。惟是寂守冥悟。簡棄一切。是外天下之理矣。夫窮則理心不流於空虛。外理則心日至於蔽錮。得失之端。大相懸絕。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人之心地本自光明。一涉憧擾則利欲昏之矣。故惟中存有主。卓然堅定而不爲物撓。所以一心之中。如明鏡當空。妍蚩畢照。有以復吾本明之體也。學者可不自堅其內力哉。

○朱子曰。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

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爲學之道其事至簡。其功至易。卽聖賢之言而返求諸身心。初非有甚煩難焉者。特不知其用力之方而沈溺於淺陋卑近。以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則反見其煩難而茫然無處著力耳。○朱子曰。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閒。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矣。存謂操而不舍。非拘執繫縛之說也。紛擾外馳之際。心最易以不存。然一念之覺。則卽此而在。學者由一念而推之至於無時不然。則所謂存心者不外是矣。○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居敬則主一無適。中有定而明睿日生。可以燭見事幾。而是非可否皆不能亂。自無私意之擾矣。○朱子曰。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此心乃至虛至靈之心。本有正而無邪也。惟操而存之則正。放而不存則邪矣。此與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放心互相發。○朱子答汪尙書曰。承教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蘇學謂蘇氏軾轍之學。蘇氏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所著之文章。惟其意之所欲言。其文雖妙。而準之於道則非也。汪尙書謂誠之者。但見其文汪洋恣肆。有萬斛泉湧之妙。則取其文焉爾矣。初非以此爲道之所在。而切切求之。則亦無庸深究其失。但置之不論焉可耳。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是知學者之求道也。固將體驗於身心性命之間。尋味乎四書六經之蘊。而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文所以載道也。旣取其文。則文中之所述必有悖乎道而爲邪者。必有合乎道而爲正者。必有以其得道之正而是之者。必有以其悖道之邪而非之者。是亦皆義理精微之所寓。求道者不可不熟思講究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昭然如揭。固已存乎文之中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

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若曰文可取則取之理之是非無庸深議。則道自道而道於何辨。文自文而文於何生也。夫有物而道具焉。天下有道外之物。是道爲缺而不全之道。固不足以爲道。有文而理見焉。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爲浮而不根之文。又安足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蓋道無不在者也。故文之與道本是一貫。卽文以講道。則兩得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世之讀文者。必其先辨是非而有主於中。知所去取而決擇於外。然後吾心之知無疑不析。當局之思無微不到。而凡浮而不切。誇而不實。隨而不平。詖而不正之文。庶幾不足以亂之。如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所亂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況蘇氏所以自任之意。必不但曰惟其文而已。夫亦將以明道也。逞其穿鑿附會之巧。自以爲是。而妄言之。既不能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而有以考其文之得失。則彼之肆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是以拔本塞源之論不可不嚴。而致知格物之功不可不亟也。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心一暗昧。邪僻皆得而中之。事者當時時提醒此心使正大光明。一如日之方升。照臨天下。將羣邪自然潛藏伏匿而不敢一至吾前矣。提醒之法則惟主敬其要哉。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嚴者毅然而不可犯也。君子小人雖各爲分途。而小人之人正欲援君子之名以求親厚。惟自守以嚴。則彼自不能近。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發必中理。惟有德者能之。人若能謹言語而不妄發。則躁心盡釋。內力深

沈求仁之端不外是矣此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之意○朱子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自言曰言答述曰語不愼則足以耗氣而召尤飲食所以養生然不節亦反爲所害是以君子必愼言語節飲食二者乃養德養身之切務也○朱子曰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無事閒暇之時也專一嚴整則有所檢束而不至外馳故可以收自己之放心讀書考古人之成法也虛心觀理則無所滯礙而察理必明故可以得聖賢之本意不然方其無事則怠惰廢弛及至讀書又矜情躁志欲求學問之有成得乎○朱子曰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玉不去身比德於玉也琴瑟皆足以怡性情無故故不徹成童入學四十而仕則其出有期而所以養之者無不備矣理義者心之物也悅之以養其心舞蹈者氣之運也習之以養其血氣如是則才高者足以進於聖賢而卑者亦不失爲吉士然非平日之積養功深何以致此養願不重哉○朱子曰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羞惡之心雖人所固有然人有寧死不受嘑蹴之食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是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所謂羞惡之心何在是以君子必時時省察而無頃刻之閒斷也○朱子曰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忠信而無一念之不誠主於心也修辭而無一

言之不實見於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諸事則非塊然之心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則非滋擾之事此聖人之學所爲內外兩進互相培養而非判然作兩件工夫也乾九三之朝夕乾惕職是故耳○朱子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保難弘功駿業似不世出而奮發爲雄者每時有所建立則猶若易也至本心甚微毫釐之閒一有少忽遂日蹈於私欲而不自知未有能保其最初之良者故古帝危微之論懍懍乎其難之則知易者尙可以徐圖而難者不可不深察也○朱子曰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閒而不敢從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飛揚麤浮之氣也倔強暴慢之氣也吾人爲學惟沈靜者可與入德一涉麤暴則德何由而進是以古者小學之教必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使之服習於成童之日凡以抑其心下其氣潛移旣久而後飛揚倔強之氣不自覺其銷磨庶幾可爲入德之階也今其教旣不講矣則惟有讀書一事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尙可以攝伏身心收斂志氣不爲無助焉耳○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滀也決之長其理然也動靜固循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者著不專一則不能直遂猶之藏光韜燄火之宿也而焚澤燎原用之壯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猶之混混盈科水之滀也而放乎四海決之長矣此皆理之固然者靜其要哉○朱子曰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人之智識所以爲行事之本識見卑陋將所行日流於汙下矣故不可以不高明高明則意量弘遠規模闊大由是而行之又在乎出以小心謹愼而精密庶措置得宜而無麤疏之患也○朱子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

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刻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氣質之偏。時一難反。但當用主敬之功。持守不懈。而玩索義理。從容涵泳以增養之。久之自可徐化。若悔咎刻責之意深。則清明和樂之氣反爲所害。是氣質仍多未馴。未見有日新之益也。○朱子曰。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忠主心。信主事。忠存乎中。信見乎外。未有實於心而不實於事者。亦未有誠於外而不誠於中者。蓋表裏如一。體用合符。正忠信之謂也。○朱子曰。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天理者仁義禮知之理。天之所以與我者。降衷自然。不假外求而常處於安者也。人欲者聲色貨利之欲。人之所以誘我者。外慾紛乘。易至陷溺而常處於危者也。人能時時操存。時時省察。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有其安而無其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朱子曰。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斗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人心之出入無時。自操於內則亡者斯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亦亡。然其操之也亦於平旦之頃。未與物接。良心發見之處擴而充之。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若使塊然靜坐。寂守其空明無用之知覺。則此心仍然無物。不亡於外馳者。而反亡於空虛矣。豈操存之謂哉。○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務直而聖可學矣。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則心無私累而欲寡。欲寡則心無所蔽而理明。然未至於無欲也。必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靜也虛。其動也直。由此而至聖人不難矣。○朱子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

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若怠惰頹靡。然漠不收則反是矣。此敬怠之所以分也。學者試內反此心自審其敬時如何。怠時如何。可知有諸內必形諸外。內外未始相離。而敬則操之而存。怠則舍之而亡。其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敬可須臾離乎哉。○朱子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人之一身內爲嗜慾所紛。外爲物感所馳。靜而頹惰廢弛。動而輕舉妄爲。此皆未省其要而身之所以不修也。不知制其外者由於一其內。不一其內。故物感馳之。養其內者由於齊其外。不齊其外。故嗜慾開之。立動之本由於靜存。靜而不存則動必妄爲。勝己之私在於動察。動而不察則靜必頹廢。修身之要孰有外於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者哉。○朱子曰。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世之言堅行僻者。私意爲之也。聖門言規行矩皆無一毫私意矯揉造作。惟準乎義理之本然。故凡日用酬酢之間。內無邪曲。一主於敬。而所行合宜。以義爲歸焉。然義揆於道。而由於擇之精苟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大體有足觀。而言堅則詭行僻則妄。或至離道而不自知者爲不少矣。○朱子曰。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心者體也。思者心之用也。人心有思所以知乎未來。藏乎既往。周流貫徹。無物不該。蓋其用本如此也。但能操以敬。則主一無適。此心常得其正。而日用動靜之間。自無紛擾之患。若慮其紛擾而置心之官於不用。則患終不能除。而且流爲冥寂之學矣。○朱子曰。孟子

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孟子雖言夜氣正欲人因未與物接之時一刻清明之氣從此識本來之心而使仁義之固有於我者日日滋息則既放而可以復存不至梏亡於旦晝而其所息之夜氣亦必不同於前此之夜氣矣非直以此夜氣爲主而思有以存之也孟子雖言養氣正欲人於天理上隨事用力以求此心之慊而使日用所當行之義無有不集則氣當養成之私眞有以塞乎天地之閒而至大至剛之浩然者必不至體之不充而氣餒矣非直就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要而言之氣之所以宜存宜養者正爲仁義之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卽心之存氣得其養卽心得其養若外理而言心非所以爲心舍心而言氣則亦非所以爲氣也朱子發孟子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衒之也君子之學皆身心性命之事所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從師受業親友集益以求先王之道無非卽身心性命中所宜求者心思之欲其精口講之欲其熟而躬行之欲其實優而柔之使自得之既自得於己矣略無一毫矜張滿假之意謙以自牧虛以受人晦以斂迹默以蓄德若無有焉者蓋誠見夫爲己之學未易盡而稍或自炫則求知而近於爲人也此古君子之學也若今之學者則反是是以心有爲己爲人之分而學遂有古今之異取而譬之古之君子不出戶庭以修其身如抱不世出之美玉可爲世用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所抱者卞無用之塊礧乃以石爲玉而又思衒耀於人則雖倖而獲售究何益乎學者宜深省焉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若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聖賢心體廓然大公絕去意必固我之累是以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毫無隔礙故能春生而仁

育天下。秋殺而義正天下。所過者化。皆其所存者神而其用之妙應莫知爲之者。學者若識得此氣象而卽其心之所以正大光明者求之。庶無差謬。大遠於世之卑汙暗昧者矣。○朱子曰。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閒。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猶豫。獸之善疑者也。人誠有志於學。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何用遲疑等待乎。然每見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非不甚深。其下問非不甚切。乃不肯奮發有爲。沛然用力於日用閒。是以頹然自廢。直抱不決之疑以終其身而已。此固學者所當深戒。而不可以爲法也。○朱子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必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達磨。西域佛氏。專事清淨爲明心見性之學者也。遷。司馬遷。固。班固也。皆漢之史氏。博聞廣記。長於詞藻浮華者也。聖人之教具在六經語孟。學庸。學者欲學聖人。便當篤信其言以之爲主。而潛心用力焉。方爲聖人之徒。今之高談了悟者。遁於虛無。既以其書爲障礙。聞見而不必讀。而游心記覽者。溺於浮藻。又以其書爲淺近狹小而不足觀。果若是。則是聖人當日垂教。徒爲悞世之具。不足以開示來學。將孔子不得爲聖。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遠甚矣。抑何悖謬之極乎。知聖教之確有當遵。則異端末學其誤立見。而自不爲所溺矣。○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話言。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學所以求道也。不知道則本原已非。雖學何益。誠知道之所在。則學無所駁雜而純。心無所陷溺而正。由是語言行事之閒。自無一不歸於正矣。此下學立心之始。必以知所趨向爲本務也。○朱子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

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之所以爲學者。恃此心也。誠能操持存養。不失此心之靈。則中有主。自卓然而不亂。可與進於聖賢之道矣。況加以學問探討之功。致吾心之知。使之融會貫通。無所疑惑。又豈易量其所至也耶。○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理有大小本末。皆其所當然而不可無。故學有緩急先後。皆其所當務而難偏廢。然論用功之要。則本在所急。末在所緩。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而昧於輕重之宜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士之所以爲士者。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與行有可觀。蓋言行成於學而本於德也。亦惟有行有言而後其人之節義有可貴。蓋節義者必其言足爲坊。行足爲表也。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一定不可變易者也。○朱子曰。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吾學不孤而後斯道有託。乃千餘年來此道之傳不絕者蓋如綫也。茫茫墮緒。其將安所歸乎。眞使人憂之深懼之切而不能自已也。此朱子憂勤惕厲之心所以上接孔孟之心傳歟。○朱子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學問之道非存心固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自子思以來。正學相傳。所以教人之法。存心則嘗尊德性。致知則嘗道問學。惟以是兩者爲學人用力之要。蓋內外交相養。偏相發。而未嘗有所互廢焉。今子靜教人。其說主於頓悟。是專以尊德性爲事。而無格致之實功。乃離物以求道也。豈聖賢相傳之學哉。陸氏聰明慧辨。足以惑人。朱子慮其爲人心學術之害。故不得已而屢闢之。